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

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，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。賈母喚了他去，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，賈璉無法，只得又和時覺說了，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，破土埋葬。那日送殯，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、尤氏婆媳而已。鳳姐一應不管，只憑他自去辦理。又因年近歲逼，諸事煩雜不算外，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：共有八個二□五歲的單身小廝，應該娶妻成房的，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，好求指配。鳳姐看了，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，大家商議。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，奈各人皆有緣故。第一個鴛鴦，發誓不去。自那日之後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，也不盛粧濃飾。眾人見他志堅，也不好相強。第二個琥珀，現又有病，這次不能了。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崩崩，也染了無醫之症。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。其餘年紀未足，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。

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，李紈探春料理家務，不得閒暇。接著過年過節，許多雜事，竟將詩社擱起。如今仲春天氣，雖得了工夫，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；又聞得尤三姐自刎，尤二姐被鳳姐逼死；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，病越重了：連連接接，閒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添，弄的情色若癡，語言常亂，似染怔忡之病。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，只百般逗他玩笑。

這日清晨方醒，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，笑聲不斷。襲人因笑說：「你快出去拉拉罷。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，那裡隔肢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忙披上灰鼠長襖，出來一瞧，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，大衣也未穿。那晴雯只穿著蔥綠杭綢小襖，紅綉子小衣兒，披著頭髮，騎在芳官身上。麝月是紅綾抹胸，披著一身舊衣，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。芳官卻仰在炕上，穿著撒花緊身兒，紅褲綠襪，兩腳亂蹬，笑的喘不過氣來。寶玉忙笑說：「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，等我來撓你們！」說著，也上床來隔肢晴雯。晴雯觸癢，笑的忙丟下芳官，來合寶玉對抓，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。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，倒好笑，因說道：「仔細凍著了，可不是玩的。都穿上衣裳罷！」

忽見碧月進來說：「昨兒晚上，奶奶在這裡把塊綉子忘了去，不知可在這裡沒有？」春燕忙應道：「有。我在地下撿起來，不知是那一位的，纔洗了，剛晾著，還沒有乾呢。」碧月見他四人亂滾，因笑道：「倒是你們這裡熱鬧，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玩成一處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那裡人也不少，怎麼不玩？」碧月道：「我們奶奶不玩，把兩個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。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，更冷冷清清的。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，也都家去了，那纔更冷清呢。你瞧瞧，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，就像短了許多人似的，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。」

正說著，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：「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。」寶玉聽了，忙梳洗出去，果見黛玉、寶釵、湘雲、寶琴、探春，都在那裡，手裡拿著一篇詩看。見他來時，都笑道：「這會子還不起來！偕們的詩社散了一年，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；如今正是初春時節，萬物更新，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一起詩社時是秋天，就不發達。如今卻好萬物逢春，偕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，自然要有生趣了。況這首『桃花詩』又好，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，豈不大妙呢？」

寶玉聽著點頭，說：「很好。」且忙著要詩看。眾人都又說：「偕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，大家議定好起社。」說著，一齊站起來，都往稻香村來。寶玉一壁走，一壁看，寫著是：

桃花行

桃花簾外東風軟，桃花簾內晨粧懶。簾外桃花簾內人，人與桃花隔不遠。東風有意揭簾櫳，花欲窺人簾不捲。桃花簾外開仍舊，簾中人比桃花瘦。花解憐人花亦愁，隔簾消息風吹透。風透簾櫳花滿庭，庭前春色倍傷情。閒苔院落門空掩，斜日欄杆人自憑。憑欄人向東風泣，茜裙偷傍桃花立。桃花桃葉亂紛紛，花綻新紅葉凝碧。樹樹煙封一萬株，烘樓照壁紅模糊。天機燒破鴛鴦錦，春酣欲醒移珊枕。侍女金盆進水來，香泉飲蘸胭脂冷。胭脂鮮豔何相類？花之顏色人之淚。若將人淚比桃花，淚自長流花自媚。淚眼觀花淚易乾，淚乾春盡花憔悴。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飛人倦易黃昏。一聲杜宇春歸盡，寂寞簾櫳空月痕！

寶玉看了，並不稱讚，癡癡呆呆，竟要滾下淚來。又怕眾人看見，忙自己拭了。因問：「你們怎麼得來？」寶琴笑道：「你猜是誰做的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了。」寶琴笑道：「現在是我做的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不信。這聲調口氣，迥乎不像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所以你不通。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『叢菊兩開他日淚』不成？一般的也有『紅綻雨肥梅』，『水荇牽風翠帶長』等語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固然如此，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之句。妹妹本有此才，卻也斷不肯做的。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，作此哀音。」

眾人聽說，都笑了。已至稻香村中，將詩與李紈看了，自不必說，稱賞不已。說起詩社，大家議定：明日是三月初二日，就起社，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，黛玉為社主。明日飯後，齊集瀟湘館。因又大家擬題。黛玉便說：「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。」寶釵道：「使不得。古來桃花詩最多，縱作了，必落套，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。須得再擬。」

正說著，人回：「舅太太來了，請姑娘們出去請安。」因此，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，陪著說話。飯畢，又陪著入園中來遊玩一遍，至晚飯後掌燈方去。

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，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，送了幾件玩器。合家皆有壽禮，自不必細說。飯後，探春換了禮服，各處行禮。黛玉笑向眾人道：「我這一社，開的又不巧了：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。雖不擺酒唱戲，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玩笑一日，如何能得閒空兒？」因此，改至初五。

這日，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，便有賈政書信到了。寶玉請安，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，念與賈母聽。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，說六月准進京等語。其餘家信事物之帖，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。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，都喜之不盡。偏生這日王子騰將姪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，擇於五月間過門，鳳姐兒又忙著張羅，常三五日不在家。這日，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，一並請眾甥男甥女樂一日。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、探春、黛玉、寶釵四人，同鳳姐兒去。眾人不敢違拗，只得回房去，另粧飾了起來。五人去了一日，掌燈方回。

寶玉進入怡紅院，歇了半刻，襲人便乘機勸他收一收心，閒時把書理一理，好預備著。寶玉屈指算了一算，說：「還早呢。」襲人道：「書還是第二件。到那時縱然你有了書，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，難道都沒收著？」襲人道：「何曾沒收著。你昨兒不在家，我就拿出來，統共數了一數，纔有五百六□幾篇。這二三年的工夫，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？依我說，明日起，把別的心先都收起來，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。雖不能按日都有，也要大概看的過去。」

寶玉聽了，忙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，實在搪塞不過。便說：「明日為始，一天寫一百字纔好。」說話時，大家睡下。至次日起來，梳洗了，便在窗下恭楷臨帖。賈母因不見他，只當病了，忙使人來問。寶玉方去請安，便說寫字之故，因此出來遲了。賈母聽說，□分喜歡，就吩咐他：「以後只管寫字，念書，不用出來也使得。你去回你太太知道。」

寶玉聽說，遂到王夫人屋裡來說明。王夫人便道：「臨陣磨鎗，也不中用！有這會子著急，天天寫寫念念，有多少完不了的？這一趕，又趕出病來纔罷。」寶玉回說：「不妨事。」寶釵探春等都笑說：「太太不用著急，書雖替不得他，字卻替得的。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，搪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。一則老爺不生氣，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。」王夫人聽說，點頭而笑。

原來黛玉聞得賈政回家，必問寶玉的功課，寶玉一向分心，到臨期自然要吃虧的。因自己只裝不耐煩，把詩社更不提。探春寶釵二人，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。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，或寫二百三百不拘。至三月下旬，便將字又積了許多。

這日正算著再得幾□篇，也就搪的過了。誰知紫鵲走來，送了一卷東西，寶玉拆開看時，卻是一色去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

楷，字跡且與自己□分相類。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，又親自來道謝。接著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。湊成雖不足功課，亦可搪塞了。寶玉放了心。於是將應讀之書，又溫理過幾次。

正是天用功，可巧近海一帶海嘯，又遭塌了幾處生民，地方官題本奏聞，奉旨就著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。如此算去，至七月底方回。寶玉聽了，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，仍是照舊遊蕩。

時值暮春之際，湘雲無聊，因見柳花飄舞，便偶成一小詞，調寄如夢令。其詞曰：

豈是繡絨纒吐。捲起半簾香霧？纖手自拈來，空使鶉啼燕妒。且住，且住！莫使春光別去！

自己做了，心中得意，便用一條紙兒寫好，給寶釵看了，又來找黛玉，黛玉看畢，笑道：「好的很！又新鮮，又有趣兒。」湘雲說道：「僂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，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，豈不新鮮些？」黛玉聽了，偶然興動，便說：「這話也倒是。」湘雲道：「僂們趁今天天氣好，為什麼不就是今日？」黛玉道：「也使得。」說著，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果點，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。

這裡二人便擬了「柳絮」為題，又限出幾個調來，寫了粘在壁上。眾人來看時：「以柳絮為題，限各色小調。」又都看了湘雲的，稱賞了一回。寶玉笑道：「這詞上我倒平常，少不得也要胡謔了。」於是大家拈鬮。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，大家思索起來。

一時，黛玉有了，寫完。接著寶琴也忙寫出來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已有了。瞧了你們的，再看我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今兒這香怎麼這麼快，我纔有了半首。」因又問寶玉：「你可有了？」寶玉雖做了些，自己嫌不好，又都抹了，要另做，回頭看，香已盡了。李紈等笑道：「寶玉又輸了。蕉丫頭的呢？」探春聽說，便寫出來。眾人看時，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，寫道是：

空掛纖纖縷，徒垂絡絡絲，也難綰繫也難羈，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。

李紈笑道：「這卻也好。何不再續上？」寶玉見香沒了，情願認輸，不肯勉強塞責，將筆擱下，來瞧這半首。見沒完時，反倒動了興，乃提筆續道：

落去君休惜，飛來我自知。鶯愁蝶倦晚芳時，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。

眾人笑道：「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，這卻偏有了。縱然好，也算不得。」說著，看黛玉的，是一闕唐多令：

粉墮百花洲，香殘燕子樓，一團團逐隊成毬。漂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繾綣，說風流！草木也知愁，韶華竟白頭。歎今生誰捨誰收？嫁與東風春不管，憑爾去，忍淹留！

眾人看了，俱點頭感歎說：「太作悲了！好是果然好的。」因又看寶琴的《西江月》：

漢苑零星有限，隋堤點綴無窮。三春事業付東風，明月梨花一夢，幾處落紅庭院？誰家香雪簾櫳？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離人恨重。

眾人都笑說：「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。『幾處』『誰家』兩句最妙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總不免過於喪敗。我想，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，依我的主意，偏要把他說好了，纔落套。所以我謔了一首來，未必合你們的意思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別太謙了，自然是好的，我們賞鑒賞鑒。」因看這一闕《臨江仙》道：

白玉堂前春解舞，東風捲得均勻。

湘雲先笑道：「好一個『東風捲得均勻』！這一句就出入之上上了。」

蜂圍蝶陣亂紛紛，幾曾隨逝水？豈必委芳塵？萬縷千絲終不改，任他隨聚隨分。韶華休笑本無根；好風憑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。

眾人拍案叫絕，都說：「果然翻的好！自然這首為尊。纏綿悲戚，讓瀟湘子；情致嫵媚，卻是枕霞；小薛與蕉客，今日落第，要受罰的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我們自然受罰。但不知交白卷子的，又怎麼罰？」李紈道：「不用忙，這定要重重的罰他，下次為例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響，恰似窗扉子倒了一般，眾人嚇了一跳。丫鬟們出去瞧時，簾外丫頭們回道：「一個大蝴蝶風箏，掛在竹梢上了。」眾丫鬟笑道：「好一個齊整風箏。不知是誰家放的，斷了線？僂們拿下他來。」寶玉等聽了，也都出來看時，寶玉笑道：「我認得這風箏，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媽紅姑娘放的。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。」紫鵑笑道：「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，單他有這個不成？二爺也太死心眼兒了！我不管，我且拿起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紫鵑也太小氣，你們一般有的，這會子捨人走了的，也不嫌個忌諱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可是呢。把僂們的拿出來，僂們也放放晦氣。」

丫頭們聽見放風箏，巴不得一聲兒，七手八腳，都忙著拿出來，也有美人兒的，也有沙雁兒的。丫頭們搬高墩，綑剪子股兒，一面撥起籬子來。寶釵等立在院門前，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。寶琴笑道：「你這個不好看，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。」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：「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。」

寶玉又興頭起來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，說：「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。」小丫頭去了半天，空手回來，笑道：「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還沒放一遭兒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再把大螃蟹拿來罷。」丫頭去了，同了幾個人，扛了一個美人並籬子來，回說：「襲姑娘說：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，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，放這一個罷。」寶玉細看了一回，只見這美人做的□分精緻，心中歡喜，便叫放起來。

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，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。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，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，獨有寶玉的美人兒，再放不起來。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，自己放了半天，只起房高，就落下來，急的頭上的汗都出來了。眾人都笑他，他便恨的摔在地下，指著風箏，說道：「要不是個美人兒，我一頓腳跺個稀爛！」黛玉笑道：「那是頂線不好。拿去叫人換好了，就好放了。再取一個來放罷。」

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。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，一時風緊，眾丫鬟都用綳子墊著手放。黛玉見風力緊了，過去將籬子一鬆，只聽豁喇喇一陣響，登時線盡，風箏隨風去了。黛玉因讓眾人來放。眾人都說：「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，僂們大家都放了罷。」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，鉸斷了線。那風箏都飄飄飄隨風而去，一時只有雞蛋大，一展眼只剩下一點黑星兒，一會兒就不見了。眾人仰面說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」說著，有丫頭來請吃飯，大家方散。

從此，寶玉的功課，也不敢像先竟擱在脖子後頭了，有時寫寫字，有時念念書，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玩笑半天，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。眾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，大家自去吟詩取樂，或講習針黹，也不肯去招他。那黛玉更怕賈政回來，寶玉受氣，每每推睡，不大兜攬他。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，隨使用些工夫。

展眼已是夏末秋初。一日，賈母處兩個丫頭，匆匆忙忙來叫寶玉。

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